

## 客家方言表示“乳汁”义的读音\*

谢留文

**提要** 客家方言和粤语表示“乳汁”义的读音比较特殊。从语音的古今演变来看，没有共同的来历，从相关少数民族语言来看，也不存在借用的可能。本文从吴语、徽语、赣语、闽语等汉语南方方言的儿尾和儿化现象出发，认为这个读音是一种儿化的遗迹，并对客家方言这个读音可能的儿化方式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客家方言；儿尾；儿化

—

汉语方言表“乳汁”义一般说“奶”，比如北京话说“奶[nai<sup>214</sup>]”，南昌话说“奶[lai<sup>213</sup>]”，这个读音来源于广韵上声蟹韵奴蟹切：乳也。客家方言表“乳汁”义的读音比较特殊，下面举广东、福建、江西、台湾、香港的客家话为例，具体读音如下：

梅县 nen <sup>˥</sup>	翁源 nen <sup>˥</sup>	连南 nen <sup>˥</sup>	河源 ɲjan	清溪 ɹlen
揭西 ɹnen	武平 nen <sup>˥</sup>	长汀 nen <sup>˥</sup>	宁化 ɲjen	宁都 nam <sup>˥</sup>
三都 nen <sup>˥</sup>	西河 nen <sup>˥</sup>	香港 len <sup>˥</sup>	安远 ˥niŋ	龙南 nən <sup>˥</sup>
全南 ˥nen	定南 ɹnən	铜鼓 nən <sup>˥</sup>	石城 nən <sup>˥</sup>	瑞金 ɹnen
阳春三甲 nən <sup>˥</sup>	信宜思贺 nen <sup>˥</sup>	信宜钱排 nən <sup>˥</sup>	高州新垌 nin	(高舒变调 55)
电白沙琅 nen <sup>˥</sup>	化州新安 nen <sup>˥</sup>	廉江石角 nən <sup>˥</sup>	廉江青平 ɹnen	阳西塘口 nen <sup>˥</sup>
中山隆都 ɹnen	桃园 nen <sup>˥</sup>	奉新澡溪 nən <sup>˥</sup>	增城程乡 len <sup>˥</sup>	陆川 nen <sup>˥</sup>
惠州市区 ɹnen	深圳沙头角 ɹlen	从化吕田 len <sup>˥</sup>	中山南朗合水 nien <sup>˥</sup>	

其实表示“乳汁”义的读音许多客家方言同时也表示“乳房”义，但有些客家方言表示“乳房”义还要在这个读音后加一个词尾“菇”或“牯”，如石城方言叫“nən<sup>˥</sup> 菇”，梅县方言叫“nen<sup>˥</sup> 牯”。本文只说表示“乳汁”义的读音是为了讨论的方便。

从声母来看，这些读音都来源于泥母（古泥母字在河源、宁化方言逢细音读[ɲ]声母，在清溪、香港、深圳（沙头角）、从化（吕田）、增城（程乡）逢洪音读 [l] 声母）；从声调看，读阴平、上声或去声；从韵母来看，都读阳声韵。但从韵母的古今演变来看，这三十几个客家方言无法找出共同的中古来历，也就是说这些读音没有共同的历史来源。这个

\* 本文是作者 2001 年 1 月至 12 月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进修和学习期间写成，文章承蒙丁邦新先生、张洪年先生指正多处，谨致谢忱。

读音是怎么来的？刘镇发（1998）认为，“乳房”一词壮语有 [num] 一读，泰语读 [nom]，客家方言的这个读音可能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读音有关系。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来看看少数民族语言“乳房、乳汁”的读音，根据《壮侗语言词汇集》（1985），“乳房、乳汁”的读音如下：

	乳房	乳汁
壮	na:u <sup>5</sup>	ɣam <sup>4</sup> na:u <sup>5</sup>
布依	mɛ <sup>4</sup>	zam <sup>4</sup> mɛ <sup>4</sup>
临高	no <sup>7</sup>	nam <sup>4</sup> no <sup>7</sup>
傣西	tǎu <sup>3</sup> num <sup>2</sup>	nǎm <sup>4</sup> num <sup>2</sup>
傣德	ʔu <sup>1</sup> ; lɛn <sup>1</sup>	lam <sup>4</sup> ʔu <sup>1</sup>
	ʔu <sup>1</sup> tau <sup>3</sup>	lom <sup>2</sup>
侗	mi <sup>3</sup> ; kuŋ <sup>1</sup> mi <sup>3</sup>	mi <sup>3</sup>
仡佬	ne <sup>6</sup>	kɣo <sup>5</sup> ne <sup>6</sup>
水	tju <sup>4</sup>	lu <sup>5</sup> tju <sup>4</sup>
毛难	sɛ <sup>1</sup> ; tse <sup>5</sup>	sɛ <sup>1</sup>
黎	tsei <sup>1</sup>	nom <sup>3</sup> tsei <sup>1</sup>

上引大部分少数民族语言都不读阳声韵尾，即使读阳声韵尾的也都是 [m] 尾，而客家方言除个别点外都读 [n] 或 [ŋ] 尾，即使是今天有 [m] 尾的方言也是这样。这就很难认为这个读音是受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因为看不出受影响的痕迹。

既然从语音的历史来源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两方面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就只能从其他方面去考虑。是不是有可能是合音造成的呢？从上文可知，这个特殊读音在声母上有共同的来历，都来源于古泥母字，韵母都读阳声韵。从这点出发，我们提出一个假设：这个读音可能是由“奶+儿”的合音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个读音是“奶”字的儿化韵。在具体论述之前，先要说说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1. 南方方言“儿”字的读音和“儿”尾现象；2. “儿”尾在汉语南方方言里的表现形式。

### 1. 南方方言“儿”字的读音和“儿”尾现象

“儿”字在客家方言不是一个常用字，今天无法观察它的口语读音。“儿”是止摄开口三等支韵日母字，在早期应该是个鼻音声母字。许多吴语今天读自成音节的 [nŋ] 或 [ni]，赣语有些方言也读 [n]，常见于“女儿”一词。徽语读自成音节的 [n]。闽、粤、客“耳”字今多读鼻音声母也是一个证明。

南方方言存在“儿”尾和儿化韵现象，吴语、徽语保存较多（郑张尚芳 1979，徐通锵 1985，陈忠敏 1992、1999，王福堂 1999，曹志耘 1996，平田昌司主编 1998，曹志耘等 2000，赵日新 1999 等），粤语也有，如信宜方言（罗康宁 1987）、广西桂平木乐方言（杨祯海 1989，未刊），赣语也有“儿”尾的残迹，多见于“女儿”一词（魏钢强 1997），闽语也发现有儿化韵现象，如大田后路话（陈忠敏 1999）。可以设想，早期客家话可能也有读鼻音声母的“儿”尾。

### 2. 鼻音“儿”尾在南方方言的表现形式

鼻音“儿”尾在南方方言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五种。

(1)“儿”尾自成音节,读本调或轻声。例如:吴语开化方言“细锄头儿 $se^{423-42}z\theta^{341-31}du^{341-313}ni^{53}$ ”,吴语温州方言“带儿 $te^{53-35}ŋ^{31-0}$ ”。

(2)“儿”尾自成音节并发生变调。例如:吴语温州方言“刀儿 $te^{31-11}ŋ^{31-11}$ ”。

(3)“儿”尾和前一语素合成儿化韵,儿化韵读前一语素的声调。例如:南昌县(蒋巷)方言“女儿 $nyn^{42}$ ”。

(4)“儿”尾和前一语素合成儿化韵,儿化韵发生变调。例如:徽语屯溪方言“椅儿 $in^{24}$ ”,闽语大田后路话“番椒儿 $xuan^{33-21}tsy^{153}$ ”(原文无“儿”,这里是笔者根据读音后加的)。这一类儿化韵变调有时由于前一语素的单字调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变调行为,跟本文讨论的主题关系不大,这里不多讨论。

(5)“儿”尾和前一语素合成儿化韵,儿化韵发生超出声调系统之外的变调。例如:粤语信宜方言“路儿 $lun\uparrow$ ”(原文无“儿”,这里是笔者根据读音后加的)。

## 二

客家方言的“奶”和儿尾已经合成儿化韵。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儿化韵只是儿化韵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片断。由于我们无法知道早期客家话“儿”尾或儿化韵的情况,今天的客家话也没有其他带鼻音的“儿”尾或儿化韵的例子,“奶”字的儿化韵似乎是一个孤例。吴语不一样,比如上海话的“虾”字和宁波话的“鸭”字的读音,由于有早期方言文献的资料和周边其他吴语方言的共时比较,我们可以勾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儿化韵渐进演变的脉络(徐通锵 1985、王福堂 1999、陈忠敏 1999),而客家方言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据王福堂(1999),儿化韵的合音形式有两类:拼合型儿化韵和融合型儿化韵。拼合型儿化韵是指合音以后“儿”尾成为韵尾,或“儿”尾取代前一语素韵母的原韵尾,“儿”尾和韵腹元音拼合在一起,二者可以明显区分开来。融合型儿化韵是指合音以后“儿”尾和前一语素的韵母融合成另一语音形式,其中的“儿”尾无法再加辨认。客家方言的儿化韵属拼合型儿化韵,这点可以从儿化韵今天的语音形式上看出来。现在我们想探讨一下客家方言“奶”字的儿化韵是怎样的一个拼合过程,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或韵母系统对儿化韵的音值有没有制约作用?

前文说过,赣语也有儿化韵的残存现象,多见于“女儿”一词。比如南昌县(蒋巷)方言“女儿”读 $[nyn^{24}]$ ,儿化的过程是 $ny+n\rightarrow nyn$ 。这是一种简单的拼合型儿化韵。客家方言“奶”字的儿化情况比较复杂,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奶”字的读音。“奶”字在韵书中有几个读音,在绝大多数客家话里又变成了儿化韵,我们无法知道这些方言“奶”字的单字音是什么,因为除了表示“乳房、乳汁”外,“奶”字在别的场合口语中很少用。

“奶”字在广韵里有两个读音,在集韵里有四个读音,列举如下:

广韵	上声荠韵奴礼切:楚人呼母。	集韵	上声荠韵乃礼切:广雅婢奶母也。
	上声蟹韵奴蟹切:乳也。		上声蟹韵女蟹切:博雅母也。
			上声纸韵忍氏切:姊谓之奶。
			去声霁韵乃计切:女字。

“奶”字在广韵里有蟹摄开口二等、四等两读,声母都是泥母,声调都读上声;在集韵里除了有广韵里的读法外,还有蟹摄开口四等去声泥母和止摄开口三等上声日母两读。今天多数方言“奶”字的读音来源于广韵上声蟹韵奴蟹切,但有些方言“奶”字读音可能来源

于广韵上声荠韵奴礼切，下文还会谈到。从释义来看，“奶”字似乎既可以表示母亲，又可以表示乳房、乳汁，这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从理论上来说，客家方言“奶”字的儿化韵既可以由蟹摄开口四等的奴礼切演变而来，也可以由蟹摄开口二等的奴蟹切演变而来，还可以由蟹摄开口四等去声的乃计切演变而来。不大可能由止摄开口三等上声的忍氏切演变而来，因为声母不合，释义上也有距离。蟹摄开口二等客家话今天一般读 [ai]，蟹摄开口四等一般读 [ɛ] 或 [e] 为主要元音的韵母。客家话“奶”字的儿化韵的主要元音一般也是 [ɛ] 或 [e]，从这点来观察，笔者认为，客家话“奶”字的读音可能来源于蟹摄开口四等而不是蟹摄开口二等，因为这样可以更容易解释儿化韵的形成过程，如果从蟹摄开口二等的 [ai] 韵来解释，则要困难一些。

下面我们就假设“奶”字来源于蟹摄开口四等，来探讨“奶”字的儿化过程以及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不知道“奶”字开始发生儿化的时候，当时的方言语音系统是什么面貌，也许与今天大同小异，也许很不相同，要描绘一个准确的儿化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下文所做的推测是以今天的方言音系为出发点的，所推测的儿化过程未必准确。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各个方言儿化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儿化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却可能是相似的，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奶”字发生儿化后，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儿化后与韵母系统中的某个韵母形式上完全一样。这样，儿化韵就完全融入韵母系统中，并会随着这个韵母一同演变。三都、西河、陆川、香港（西贡）、电白（沙琅）、深圳（沙头角）、中山（隆都）、增城（程乡）、石城、全南属这种类型。例如广西陆川客家方言，蟹摄开口四等今韵母读 [ɛ] 和 [i]，显然这是两个层次的读音，蟹摄开口四等今韵母读 [ai] 或 [ɛ]、[e] 为韵母或主要元音的一般来说是较早的层次，[ɛ] 是早的层次，读 [i] 是较晚的层次，儿化韵的形成过程是：ne+n→nen，儿化韵与韵母 [en] 相同。

二、儿化后与方言韵母系统中的任何韵母都不同。这时的儿化韵会发生变化，变化的目的是要与某个韵母相同，成为语音系统中的一员。孤立的儿化韵游离于语音系统之外容易被淘汰。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变化方式。

1. 用[n]尾代替前一语素的韵尾。梅县、翁源、连南、揭西、阳西塘口、阳春三甲、信宜思贺属这种类型。例如梅县话，蟹摄开口四等今韵母读 [ai]、[ɛi]、[i]，儿化韵的形成过程可能是：nei+n→nein→nen，也有可能是：nai+n→nain→nen，但前一种演变可能更自然一些。梅县话既有 [an] 韵母又有 [en] 韵母，由 [ein] 到 [en]，是因为语音系统无 [ein] 韵母，受语音系统的制约，变为相近的 [en] 韵母，但是由 [ain] 变为 [en] 就不好解释，因为它变为 [an] 韵母后，就没有理由再变为 [en] 韵母了，除非假设早期的儿化韵曾经发生过合并。

2. [n] 尾代替前一语素的韵尾，再由 [n] 尾变为 [m] 或 [ŋ] 尾。武平、宁都方言属这种类型。例如武平方言，蟹摄开口四等今韵母读 [ɛi]、[i]，儿化韵的形成过程可能是：nei+n→nein→nen→neŋ。武平方言今韵母无 [en] 韵母，也无带前鼻音的韵母，受语音系统的制约，变为相近的 [eŋ] 韵母。宁都方言蟹摄开口四等今韵母读 [iei]、[ai]、[i]，儿化韵的形成过程可能是：nai+n→nain→nan→nam。宁都方言 [an]、[am] 都有，为什么读 [nam]，不好解释。如果从 [iei] 来推导，也无法解释。

3. 改变韵母。这一类型又分两小类：（1）儿化后的韵母在韵母系统中不存在，受语音

系统制约变为相近的韵母系统中的韵母。例如河源方言，蟹摄开口四等今韵母读 [ie]，儿化韵的形成过程可能是： $\eta ie + n \rightarrow \eta ien \rightarrow \eta ian$ 。河源方言韵母系统中没有 [ien] 韵，只好变为相近的 [ian] 韵母。清溪、龙南、高州新垌、化州新安、定南、信宜钱排、廉江石角、廉江青平、惠州（市区）、从化（吕田）也是这种情况，儿化后的韵母在本方言的韵母系统中不存在，结果只能演变成本方言韵母系统中读音与之最相近的一个韵母。（2）儿化后的韵母与韵母系统中的某一韵母相同，但实际读音却是另一韵母。例如铜鼓方言，蟹摄开口四等今韵母读 [ɛ]、[i]，儿化韵的形成过程可能是： $ne + n \rightarrow nen \rightarrow nən$ 。铜鼓方言今天 [ɛn]、[ən] 韵母都有，但儿化后不读 [nen] 却读 [nən]，澡溪、瑞金、桃园、中山（南荫合水）也是这种情况。

4. [n]尾加在前一语素韵母后并发生改变。宁化、安远、长汀属这种类型。例如长汀方言，蟹摄开口四等今韵母读 [e]、[i]，儿化韵的形成过程可能是： $ne + n \rightarrow nen \rightarrow neŋ$ 。长汀方言无 [ɛn] 韵母，也无带前鼻音的韵母，受语音系统的制约变为 [eŋ] 韵母。

以上讨论的是读阴声韵的字儿化后在客家方言中的演变情况。读阳声韵的字儿化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还需要研究。儿化韵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可能有各种原因，有的原因我们可能无法知道，但语音系统对儿化韵的演变有制约作用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以上讨论只涉及声母和韵母，未涉及声调。从客家方言“奶”字儿化韵的声调来看，大部分读去声或阴去，少部分读阴平或上声。读去声或阴去的可以认为来源于集韵去声霁韵乃计切，次浊去声读阴去也符合客家话声调演变的常例。读阴平或上声的可以认为来源于广韵上声荠韵奴礼切，次浊上读阴平或上声也符合客家话声调演变的常例。广东高州新垌方言“奶”字的儿化韵读高舒变调。

### 三

徽语有儿化现象，儿化方式一般是在前一语素后面加上鼻音 [n]，或儿尾自成音节（曹志耘 1996；平田昌司等 1998），与吴语类似。徽语表示“乳房”义一般说“奶、奶奶”，个别点说“奶儿”，“奶”字的读音来源于广韵蟹摄二等的奴蟹切。但是屯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的读音却比较特殊，屯溪读 [ɲie]，休宁读 [ɲiaɿ]，黟县读 [ɲie]，祁门读 [nã²]，婺源读 [ŋ²]。屯溪的 [ie] 韵母来源于中古假、咸、山、梗等摄，休宁的 [ia] 来源于假、咸、山、梗等摄，黟县的 [ie] 来源于假、蟹、咸、山、梗等摄，祁门的 [ã] 来源于梗摄，婺源的 [i] 来源于咸、山摄。这些读音除声母都来源于古泥母外无共同的来历，但显然也和中古阳声韵的字同韵母。从徽语现在的儿化方式无法解释这个读音。笔者认为这个特殊读音可能是早期“奶”字儿化的结果，“奶”字儿化后变成带 [n] 尾的儿化韵融入韵母系统，后来韵母系统进一步演化，[n] 尾消失，最后变成今天的格局。这是徽语较早层次的儿化残存现象。也就是说，徽语的儿化韵有过多层次并存的可能，这点可以从吴语得到证明。据王福堂（1999），吴语温州话、庆元话都有两种儿化形式，儿化韵和儿尾。儿化韵是一种残存现象，儿尾则是较新的儿化形式。现代徽语有很多特点像吴语，徽语的底层应该是吴语。

闽语潮汕方言表示“乳房、乳汁”说“奶 [ɲi]”，来源于广韵上声荠韵奴礼切（李新魁、林伦伦 1992），雷州方言母亲说“奶 [ɲe]”，来源于广韵上声蟹韵奴蟹切，“乳房、乳汁”说“奶 [ɲɛ]”，显然是用声调的不同来区别意义。“奶”字在闽语既有二等的读音，

也有四等的读音。建瓯方言母亲说“奶”[<sup>55</sup>nai]，海口方言说[<sub>55</sub>ne]，来历和雷州方言一样。但是建瓯方言表示“乳房、乳汁”说[nain<sup>55</sup>]，与此相类似，厦门方言说[<sub>55</sub>nai]，福州方言说[<sub>55</sub>nein]，这个读音值得注意。笔者以为这个读音也可能是“奶”字儿化后得来的，是“奶”字的儿化韵。前文说过，闽语也有儿化现象（陈忠敏 1999），如果这个结论可靠的话，那么这种推测就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早期闽语许多方言可能都有儿化现象，现在在某些方言里只剩下一点儿化的残迹，只有大田后路话还保留有较多的儿化韵。

粤语表示“乳汁”义一般说[nin]，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1988）有十八处方言读[nin]，声母来源于泥母没有问题，声调读阴平或上声，有的读高平或高升变调。粤语很多方言都有高平或高升变调现象，高平变调往往与阴平调值相同，高升变调往往与阴上调值相同，所以声调的来源可以认为是高平变调或高升变调。但韵母不好解释。蟹摄开口二等粤语今韵母读[ai]，开口四等读[ei]，“奶”字儿化只有这两种途径：1, nai+n→nain→nin；2, nei+n→nein→nin。在前文讨论客家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奶”字儿化一般是[n]尾代替前一语素的韵尾。粤语无[ain]、[ein]韵母，但一般都有[an]、[en]韵母，“奶”字儿化后变为[in]而不是[an]、[en]，这一点也不好解释。其他粤语表示“乳汁”义的读音由“奶”字儿化演变的情况同客家话类似。粤语读阴上或阳上的方言不排除来源于广韵上声荠韵奴礼切。我们不知道早期粤语蟹摄开口二等和四等的韵母是什么读音，从现在的读音去推测早期儿化的演变困难很大。如果说客家话、赣语、徽语、闽语表示“乳汁”义的读音都是由“奶”字儿化来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粤语也是这么来的。除此之外似乎并没有更好的解释。

####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1996 《严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 陈鸿迈 1996 《海口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陈忠敏 1992 宁波方言“虾、猪、鸡”类字声调变异及其原因，《语言研究》第 2 期。
- 陈忠敏 1999 论闽语的小称，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14.
- 董同龢 1960 四个闽南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
- 冯爱珍 1998 《福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龙、潘渭水 1998 《建瓯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龙等 1999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
-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 李新魁、林伦伦 1992 《潮汕方言词考释》，广东人民出版社。
- 刘纶鑫主编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刘镇发 1998 客粤语与邻近民族语言的共同词，《语文研究》第 4 期。
- 罗肇锦 1989 《瑞金方言》，台湾学生书局。
- 平田昌司主编 1998 《徽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 钱惠英 1991 屯溪方言的小称变调及其功能，《方言》第 3 期。
- 丘尚仁 1991 南城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第 1 期。
- 王福堂 1999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

- 王李英 1998 《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 魏钢强 1997 赣语中带[n]尾的“女”字，《方言》第3期。
- 徐通锵 1985 宁波方言的“鸭”[ɛ]类词和“儿化”的残迹，《中国语文》第3期。
- 颜 森 1993 《黎川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叶国权、唐志东 1982 信宜方言的变音，《方言》第1期。
- 杨时逢 1957 《台湾桃园客家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二。
-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 1987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新世纪出版社。
-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 1988 《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新世纪出版社。
-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 1998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
- 张双庆主编 2000 《乐昌土话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 张振兴 1983 《台湾闽南方言记略》，福建人民出版社。
- 张振兴、蔡叶青 1998 《雷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赵日新 1999 徽语的小称音变和儿化音变，《方言》第2期。
- 郑伟聪 1990 小欖话变调现象初探，载《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 郑张尚芳 1979 温州方言的儿尾，《方言》第3期。
- 郑张尚芳 1981 温州方言儿尾词的语音变化（二），《方言》第1期。
-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 1985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周长楫 1998 《厦门方言词典》（重排本），江苏教育出版社。
- 周日健 1990 《新丰方言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周祖瑶 1987 广西容县方言的小称变音，《方言》第1期。
- 朱加荣 1992 金华方言的儿化，《语言学论丛》（第十七辑），商务印书馆。

（谢留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